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

卷九

庚申

宋

都建康

劉氏雷氏曰

高少文

武前明後順

宋朝八主合六十年

高祖武皇帝裕改永初

字德輿

彭城縣綏興里人

苗裔高弟楚元王交二十世孫彭城楚郡故

才大略而

清簡寡慤晉氏來遷劉氏移居晉陵受禪
晋寧康縣西山初寧治三年

西秦改建弘

西涼冠軍恂改永建

歲四月上俎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卷九

梁營陽王義符改景平

小字東兵武帝長子所為多乘失皇太后子

今廢為營陽王年十九終治一年

文帝義隆改元嘉

小字東兒武帝第二子身長七尺五寸聰明仁子

厚躬勤政事江左之政未嘗有

七烏乘趙之機于合礮葬長寧陵在位三十

年十

魏世祖太武帝燾改始光

明元長子燾十四十五崩于永安

官在位十九年

皇夏赫連昌改永光

北燕有女人化男子○魏崔浩自比張良
賈元嘉三年神僧杯渡初出冀州如清狂者

摯十木杯渡水必乘之因號焉嘗自孟津乘杯絕岸至金陵時年四十許狀寒窶喜怒不常遇盛寒輒穴冰而浴或著屐登山或跣足市中行荷一蘆圈時造延賢寺沙門法意遇之尤勤忽棄去行爪步欲登舟

長數寸眉目如畫及追之失所在由此顯迹及卒後復時時有人見之云
登西秦慕末改永弘二年夏滅之

夏苏連定立二年改勝光次年魏滅之
北涼改永玄(魏改神䴥)

舟人不即應遂乘杯絕岸廣陵村有李氏方飯僧渡徑入以蘆圈置庭中坐席上衆環目之渡自若座有怒者見蘆圈礙道移之饒力不能動渡食畢摯之而去笑曰四天王時有童子竊見圈中有四小兒皆

是天竺求那跋陀羅至金陵文帝遣使郊迎跋陀神情爽邁帝見之大悅命居祇桓寺屢延入內供養係射何尚之彭城王義康南譙王義宣並師事之請講華嚴跋陀以未通華言乞觀音爲增智力夜夢神力士

易其頭旦起猶覺痛甚遂遍曉華言即爲衆講之時以跋陀妙大乘宗旨因彌摩訶衍

柔北涼改義和

北燕馮弘政大興

子翼之弟殺跋之
自立七年

重魏改延和

九年文帝幸大莊嚴寺設大會親同四衆地坐及齋衆疑日過午不敢下著帝曰日才午耳法師道生在席即曰白日麗天今天言方寧何謂過耶舉鉢便食一衆從之

帝大悅下詔留生止都下一時巨公王私范泰顏延之等皆造門結友生每以經文未能達諸佛之旨而學者多滯聞見因著

善不報論領悟成佛論二諦論佛性有常論法身無色論佛無淨土論應有緣論皆

網羅舊說發其淵奧皎如日星又明年正月庚子升法座詞音朗潤聽者悟悅俄塵尾墮地隱几而化

告

北涼牧虔

家述子立六
年改永和六年

是歲謝靈運以謀叛棄市初靈運與顏延

之齊名其文縱橫俊發過於延之深遠則

十九

弗及襲封康樂侯居會稽與隱士王弘之孔淳之放蕩爲娛太守孟顗事佛精懇爲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湏惠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顗深恨

畧十一年天竺三歲求那跋摩初讓國出家

解四阿含精貫三藏誦數百萬言屬國諸王皆從之稟受歸戒每謂諸王曰道在精通遇緣即應但依慈悲勿故發害意足矣

此語及顗入朝屢爲裁抑不得召用晚爲臨川內史在郡游放不法爲有司所糾司徒遣隨州從事鄭望生收之運即興兵叛逸遂有達志望生追擒之送廷尉帝怜其才減死徒廣州既而復叛有旨棄市年四

遊闍婆國其王欲出家事跋摩群臣固請不可乃令國中曰若率土奉大和尚歸戒勿殺害賑給貧乏即從爾請於是群臣士民稽首遵命朝廷雅聞其名沙門惠觀等白於文帝請遣使致之有詔交州刺史津

遣沙門道冲等航海邀之冲至跋摩欣然附舶抵廣詔聽乘驛詣闕道由始興愛其山類靈鷲爲留周菴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東壁戲作定光儒童布髮像極妙夜輒有光嘗在定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彌候之見

四

白獅子仰躡柱而戲彌空皆青蓮花沙彌驚走大呼寺僧爭至豁無所有至金陵引對帝迓勞殊勤因從容問曰寡人每欲持齋以身應物不獲所願法師遠來陋邦之幸何以教寡人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

已不由人且帝王所修與匹夫異匹夫身賤名微言令不威倘不克己苦節何以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則人臣以和刑不天命役不勞力則風雨時若寒暑應節百

穀滋繁桑柘鬱茂以此爲持齋不殺亦大矣安在輒半日之食全一禽之命然後爲私濟耶帝撫几歎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如法師之言可與論天人際矣命居祇桓寺講法華并牛地品帝率公卿日集座下

法席之盛前此未聞也摩訥於寺譯菩薩
善戒經等十八卷

魏改太延

十二年京尹蕭謨之請制建寺鑄像帝以
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保曰朕少讀經

亮

五

不比日彌復無暇因果之事昧然未究
所以不敢立異者以卿輩時秀率皆信敬
耳范泰謝靈運皆言六經法度本任濟世
必求妙道當以佛經爲指南比見顏延之
析達性論宗炳難白黑論其說汪洋大明

至理若使率土之民皆敦此化則朕坐致
太平矣夫復何事昨蕭謨之請制即以相
示委卿增損必有以戒遏浮淫無傷弘獎
者乃當著爾尚之對曰橫目之俗聞不敬
信以臣庸陋獨有愚勤實懼缺薄上玷大
法更蒙獎諭重有愧耳然前代群英則不
負明詔自渡江而來王導周顥庾亮王蒙
謝安郗超王坦之王恭王謐郭文謝尚戴
逵許詢及亡祖兄弟王元琳昆季范汪孫
綽張玄殷凱或宰輔冠冕或人倫羽儀或

致情天人之際或抗迹雲霞之表靡不倒心歸依其間比對如蘭護開潛淵遁崇邃並亞迹黃中或不測人也近世道俗較論便爾若悉舉者夷夏漢魏奇傑輩出不可勝數惠遠云釋迦之化無所不可適道固

自教源齊物亦爲要務竊味此言有契至理何則百家之鄉千人持五戒則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傳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戶億千則仁人百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

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此明詔所謂坐致太平者是也故圖澄適趙二石減暴靈塔放光符健損脣神道助化昭然可觀謨之請制不謂全非但傷蠹道俗本在無行僧尼然而情偽難分去取未易耳至土木

之工雖若靡費且植福報恩不可頓絕臣比斟酌進退未安今日面奉德音實用忻林羊玄保進曰此談蓋天人之學非臣愚所宜預聞切恐秦焚誦強兵之術孫吳盡_當吞併之計無取於此帝曰此非戰國之具

良如卿言尚之曰夫禮隱逸則戰士息貴仁德則兵氣消倘以孫吳爲志動期吞併則將無取於堯舜之道豈特釋教而已哉帝悅謂尚之曰釋門之有卿猶孔氏之有季路也自是帝留神釋典益重玄化及顏

而止

時有僧惠琳者以才學得幸于帝與決政

七

延之著離識論及論檢勅法師惠嚴辨其同異酌酢終日帝笑曰卿等殆不愧支許矣

事時號黑衣宰相致門下車呈常不容迹琳妄自驕蹇見公卿纔寒暄而已著白黑

七

論毀佛叛教遂感現報脣肉糜爛歷年而死

孝文帝幸曲水公卿畢集帝命賦詩沙門惠觀詩先成奏之句有奇勝之韻帝悅以示

百官皆歎服其才觀與惠嚴謝靈運等詳定大涅槃經頗增損其辭因惠爲神人呵之曰乃敢妄以凡情輕瀆聖典觀等惶懼

也佛世尊則以爲八難之一何哉靈運恃才傲世以謀叛伏誅惠琳毀形衣僧伽黎而竊與朝政既叛教矣復從而毀佛遂蒙惡報以死嗚呼蓋世智之爲難也明矣觀嚴二人妄以凡情輕議聖典向使不遇神

人呵之則世智之難亦幾不免大哉跋摩尚之對制之言可謂旨窮大體而識盡精微真天下之通論也

是歲文帝詔求沙門能述生法師頃悟義者刺史庾登之以釋法瑗開召對願問瑗

臨幸聽法時以爲榮

農魏太武燾即位改太平真君

孝真君三年上詣道壇受籙

是年北魏太武以戊寅平蕩中原江壯盡

臣伏又爲寇謙之倚崔皓爲天師故改真

伸辨詳明何尚之歎曰意謂生公之歿微言永絕今復聞象外之談所謂天未喪斯文也未幾天保寺成詔瑗主之王景文至愾其講歎曰所舉皆所未聞所指皆出意表真法中龍也湘宮寺成復移瑗居之帝

君之號迨今五年崔信寇術憎釋愈甚太子晃師事法師玄高崔皓妬晃讒於太武疑之令幽死晃求哀於高高爲作金光明懺太武夢其先祖讓之曰不當以讒疑太子既寤以所夢語群臣臣下皆稱太子無

卷九

八

過待之如初其相崔皓懼太子將不利於己白太武曰太子前實有謀仍結玄高以術致先帝恐陛下耳若不早誅必爲大害太武大怒收玄高惠崇害之高弟子玄暢

被害

居雲中聞高遇害日馳六百里至魏闕泣

曰和上神力當爲我起於是高開眸曰大法應化隨緣盛衰盛衰在迹理恒亘然但惜汝等行如我耳或恐遇之矣唯玄暢南渡汝等死後法當更興善自修心母令中悔言訖即化沙門法進號呼曰聖人去世

我何用生應聲見高於雲中進頂禮乞救高曰不忘一切寧獨棄汝耶曰和尚與崇公並生何所高曰我往惡處救護衆生崇已歸安養矣言訖不見

竺祖時道士寇謙之字輔真雍州人早好

仙道修張魯之術服食餌藥歷年亡效有
解
仙人成公興求謙爲之弟子相與入華山
居石室與採藥與謙之服能不飢又共入
嵩山石室尋有異人將藥與謙之皆毒蟲
臭物謙之懼走興歎息曰先生未仙正可

究

九

爲帝王師耳未幾興仙去謙守志嵩山忽
遇大神乘雲駕龍導從百靈集於山頂稱
太上老君謂謙之曰自天師張陵去世以
來地上曠昧汝文身直理吾故授汝天師
之位錫汝雲中新科二十卷自開闢以來

是歲即元嘉二十三年魏太武三月西伐
長安與崔浩皆信重冠謙之而奉其道皓
特不喜佛每言於魏主以爲佛法虛誕爲
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
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入其室見大有

兵器出自太武武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同謀欲爲亂耳命有司按誅舍寺僧閱其財產大有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物以萬計又爲窟室以匿婦人皓因說帝將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帝從之寇

讐之切諫以爲不可皓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燒經像還宮勅臺下四方命一依長安法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偽以亂天常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誇誕大言不本人情祚季之世莫不眩馬由是政化

不行禮儀大壞九服之內揜爲丘墟朕承天緒欲除偽定真復羲農之治其餘一切蕩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自王公已下有私養沙門者限今年三月十五日過斯不

究

+

首身死有司宣告征鎮將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切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坑之太子素好佛法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預聞之得名爲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收歲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

子遺

魏真君九年天師寇氏兔帝以京之東南
地建靚輪天宮奏曰陛下以真君御世開
古未有應受符命帝然之遂受符錄建靚
輪天宮令極高大不聞雞犬之音要與天

神交接工力萬苦經年不成其寇謙之惡
疾死功遂止

真君十一年崔皓嘗見惠郭氏讀金剛經
乃奪之火焚棄廁初崔皓爲魏司徒自恃
才畧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大武以皓

監祕書其黨閔湛者勸皓列所撰國史于
石以彰直筆皓從之於是刊石立於郊壇
書魏先世事皆詳實往來見者咸以爲言
北人無不忿恚相與譖皓於帝以爲暴陽
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皓罪狀皓惶惑不

能對執皓檻車置于城南道側使衛士路
人行溲其面呼聲慄慄徹于道曰此吾投
九上
經溺像之報也凌遲而死時年七十矣崔
寇二家悉夷五族坐及僚屬凡百二十人
皓既勸魏主除蕩釋氏及經像毀廢皓行

路見棄像必停車溺之及族誅尸無收者

又積怨在人於是競溺皓尸至糜潰乃止

已上見
北史

論曰崔皓之不智司馬溫公論詳矣大抵

託跋氏起自沙塞未遷都時性殘忍殺人

如甘羨飲食其俗習然也初太子晃被讒而玄高等數僧受誅頗見其無辜矣及罷釋氏沙門誅而坑之者豈勝道哉此雖虜人性凶亦崔皓當權用法如此既而皓被讒迹其所坐蓋作史之失在唐世不過黜

官榮授之荒裔而已假令誅之亦不過一
已乃遂夷滅五族何哉蓋以無辜而施於
人也深則其報之於已也必厚此天道常
數而不易者也至於吾釋之經像於皓庸
有傷害哉而皓每見必停車而溺之及皓

未旋踵而尸亦爲人溺之至糜潰而止嗚
呼皓不畏聖人之言而欺天也又如此故
天復爲之速報以警勸乎人世也可不戒哉

第魏改正平

世尊示滅一千四百年矣

魏朝元會沙門曇始振錫至宮門吏白太
武曰趣斬之刃下無傷又白臨殿陛矣太
武抽佩劍自斬之亦不能傷劍微有痕如
線令收捕投虎檻中虎皆怖伏不敢瞬左

士

禪光

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虓吼太武大驚延
請始上殿再拜悔謝魏書佛老志云沙門惠
始清河張氏子初聞羅什出經詣長安見
之學習禪定於白渠北晝入城聽講還
處靜三輔識者高之武帝滅姚氏留子義

真鎮長安及義真烏赫連屈局所敗始身
被刃而無傷屈局怒召始於前以所佩劍
自擊之又不能害乃懼而謝後至魏多所
化導自初習定至卒五十餘年未嘗寢卧
跣行足不沾泥愈加鮮白世號白足阿練

若太武深加敬禮始預知終期齋潔端坐
僧徒滿側泊然而寐停尸十日容色不變
閤十餘年改葬兒亦如存舉世歎異及葬
日送者萬餘人皆號慕哭之慟中書監高
允爲傳頌其德云

魏太武以癟作二月五日卒矣

貞魏文成帝濬改興安

景穆帝長子先太子
景穆帝長子先太子

正平十月一日吳王亦崩立太子

景穆帝長子先太子

二十九年魏太武帝殂吳王立未幾而薨

光

三

高宗文成帝即位乃太武之孫也群臣勸請與復釋氏下詔曰夫爲帝王者必祇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雖在往古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喜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况釋教如來功濟

大千惠流塵境尋生死者歎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門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撥群邪開演正覺故前代已來莫不崇尚亦我國家常所尊事世祖太武皇帝開廣邊荒德澤遐被沙門道士善行純誠如惠始之倫無遠不至風義相感往往如林夫山海之深寧免奸婬之傳得容假託講寺之中致有凶黨是以先朝因按假豐戮其有罪所司失旨一切禁斷景穆皇帝每爲慨然值軍國多事未遑修復朕承

鴻緒君臨萬邦思述先志以隆斯道今制

諸州郡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其有

好樂道法欲爲沙門性行素焉鄉里所明

者聽出家於是天下承風朝不及夕往時

所毀圖寺經像並還脩復有劉賓王種沙

門師賢者東游涼城至魏值罷教權假藥
術守道不改於後教日即爲沙門同輩五
人高宗親爲下髮命師賢爲僧統明年有
旨於五級大寺爲太祖已下五帝鑄釋迦
文像五尊各長丈有六尺用赤金二十五

萬斤云

出魏書
佛老忘

武帝駿改孝建

字休龍小字道人文帝第
壽三十五崩玉燭殿在位十年

魏改興光

第二十七祖般若多羅者東印土人也既

竟

古

得法行化至南印度彼王名香至崇奉佛
乘尊重供養度越倫等又施無價寶珠時
王有三子其季開士也尊者欲試其所得
乃以所施珠問三王子曰此珠圓明有能
及此否第一子月淨多羅第二子功德多

羅皆曰此珠七寶中尊固無踰化非尊者道力孰能受之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爲上於諸寶中法寶爲上此是世光未足爲上於諸光中智光爲上此是世明未足爲上於諸明中心明爲上此珠

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者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

即現衆生有道心寶亦然尊者歎其辨慧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又問於諸物中何物寂高曰於諸物中人我寂高又問於諸物中何物寂大曰於諸物中法性寂大尊者知是法

第十九

方

嗣以時尚未至且默而混之及香至王厭世衆皆號絕唯第三子菩提多羅於柩前入定經七日而出乃求出家既受具戒尊者告曰如來以正法眼付大迦葉如是展轉乃至於我我今囑汝聽吾偈曰心地生

諸種因事復生理果滿菩提圓華開世界
起尊者付法已即於座上起立舒左右手
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耀又踊身虛
空高七多羅樹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
收以建塔當宋孝武帝孝建元年甲午歲

也正宗記云宋孝武之世也注云以達磨
傳燈作丁酉非大十七年計之當在宋孝武孝建元年

孝建元年宋孝武帝舉兵誅元凶而求那
跋陀羅逃民間其後王玄謨軍梁山孝武
令軍中得跋陀者驛馳至臺俄得之送金

陵引見帝曰企德日久乃今始遇間閑來
歸亦有恨乎曰亡所恨但念夙緣遇此遂
成熟耳帝慰之且戲曰尚念誰王乎對曰
古人不忘一飯王飯我十年乃敢遽忘耶
念當從陛下求爲王長修真福帝悽然改

容中興寺成有旨命住持帝宴東府公卿
畢集名跋陀至幡然清癯孝武望見謂謝
莊曰摩訶衍有機辯當戲之必能悟人情
跋陀趨升陛帝曰摩訶衍不負遠來唯有
一在即應聲曰貧道客食聖朝三十載恩

德厚矣所欠者一死耳帝大悅移席相促

一座盡傾

美魏改大安

孝武詔沙門道猷爲新安寺鎮寺法主初

光

六

文帝間惠觀頓悟之理孰精觀以猷對有

旨召入大內盛集名流猷敷宣有緒法義

粲然聞者開悟有攻難者猷必挫以釋之

帝拊髀稱善至是爲天下法主甚允時望
法師寶亮居中興寺中書袁粲見而異之
以畫抵其師道明畧曰比見亮公非常人

或蔽於理亮釋之莫不涣然

南改大明

是歲有羌人高闔反累及沙門曇標乃下
詔付所司精加沙汰遂設諸条自非戒行
精苦之者並令還俗詔雖嚴重竟不施行

也日聞所未聞不覺歲之將暮然珠生令
浦魏人取以照乘玉在邯鄲秦人請以華
國天下之寶不可自專當與同之也自是
亮名益重晚居靈味寺講席冠京邑弟子
三千餘亮英氣駿駿逼人辭鋒錯逸議者

學魏改和平

大明六年九月右司陳言臣聞遂拱凝居
非期弘峻拳跪盤伏豈止恭敬將以昭彰
四維締制六寓故雖儒法支派名墨條流
關至崇親嚴上厥繇靡爽唯浮圖教特異

卷九

七

於此凌滅禮度偃居尊戚失隨方之妙迹
迷至化之淵羨臣聞佛以謙儉自牧以忠
順爲道不輕比丘逢人必拜目連大士遇
長則禮寧有屈膝四輩而問禮二親稽額
耆鴈而直駁萬乘者耶故咸康初議元興

再述而事屈於偏黨道剗於餘分今鴻源
遠洗群流仰鏡九仙賸寶百神竚戢而畿
輦之內含弗臣之民階席之間延抗禮之
客懼非所以澄一風軌詳示景則者也臣
等參議以爲沙門接見皆當盡禮敬之容

依其本俗則朝徽有序乘方兼遂矣制可
法師僧遠聞而歎曰我剃頭爲沙門本出
家求道何關於帝王即日拂衣歸于林壑
是歲吳郡朱靈期者自高嚴還船爲風弊
至一洲洲有山因意登之十餘里聞午梵

知有寺寺七寶所成見僧數輩皆石像欲
返有呼靈期再拜得食食味香羨非世間
有也有人云此去金陵二萬餘里嘗識杯
趙渡道人否靈期曰識之其人指北壁一囊
并瓶錫曰乃其鉢具耳今取附君并書又

世復至齊諸家同口道惠杜天期水丘熙
三大士在焉詣大驚即再拜渡曰年大凶
無忘修福業法意道人德高可親之以禳
灾俄門楣上一僧呼渡仰見之即辭去後
不復見

卷九

大

以青竹杖授之曰見杯渡即付之令一沙
弥送至舶沙弥命靈期以竹杖置前水中
三日而至石頭淮遂失竹杖有酒渡來得
鉢大笑曰我不見此鉢且四千年矣以擲
雲中又接之乃去渡屢示寐已而復游於

弟釋僧道京兆人也十歲從師所學弘大爲
王者之敬初姚興欽重出入同輩後帝悅
其賢躬為壽春立光山寺勑開講首曰昔
王宮托生雙林見滅自爾已來歲逾千載
淳源永謝澆風不追給死丘墟廬園蕪穢

九十五種以趣下爲升高三界群生以火
宅爲淨土豈知上聖流涕大上悽惶者哉
因即涕泗四衆爲之改容

已廢帝業

榮和小字法師孝武長子不仁不
華殿在位一年

內
改永光

魏改天安

庚午三十四崩于景
福殿在位七年
魏獻文帝弘文成長子即位治六年諱位
與太子自號太上皇二十三歲崩

魏文成帝末年跋勒國王遣使送佛袈裟
佛經一頂長二丈餘帝審是佛衣應有靈異置
之猛火經日不然於是駭然心形俱肅信
乎出史北

丙子大教東被四百年矣 ○ 魏改皇興
魏是年建永寧寺浮圖七級高三百餘尺
爲天下第一又鑄釋迦文像高四十三亦
用赤金十萬斤黃金六百斤又造三級石
浮圖

明帝或改太始

字休明小字榮期文帝第
十一子好事鬼神嚴酷暴

寶誌大士於是年往來皖山劙水之下髮而徒跣著錦袍俗呼爲誌公面方而瑩徹如鏡手足皆鳥爪初金陵東陽民朱氏之婦上已日聞兒啼鷹巢中梯樹得之舉以爲子七歲依鍾山大沙門僧儉出家專脩

禪觀至是顯迹以前尺拂子掛杖頭貪之而行經聚落兒童譁逐之或微索酒或累日不食嘗遇食鱠者從求之食者分啗之而有輕薄心誌即吐水中皆成活魚時時題詩初若不可解後皆有驗

邵碩者本康居國人大口醜目狀如狂小覓得侮憚時時從酒徒入肆酣飲後爲沙門號碩公與誌寂善出入經行不問夜旦意欲焉之則去游益州諸縣皆以滑稽言事能發人恠笑因勸以善家家喜之將亡

謂沙門法進曰願露骸松下然兩脚湏著屐進諾之已而化昇其尸露之明日徃視失所在俄有自鄆縣來者曰昨日見碩公著一屐行市中曰爲我語進公小兒見欺止與我隻履進驚問沙弥答曰昇尸時一

履墮行急不及繫也

明帝詔僧瑾爲天下僧正止靈根寺帝多
諱忌犯者必殺之瑾每匡諫賴免者甚衆
時京邑諸師立二諦義有三宗宗各不同
於是汝南周顥作三宗論以通其異然畏

疑障自發現行乎顥得書懼然悟此論遂
行于世矣

元魏文皇帝宏改延興

獻文長子生多詳
君之度馬太后臨朝稱制十七始親政改
姓元氏遷都洛陽斷胡服番語在位二十九年壽三十

三崩葬長陵

譏不敢傳法師智林者寂有時望以書抵
顥畧曰切聞三宗論鈞深索隱盡衆生之
情廓而通之盡諸佛之意使法燈有種勝
利無窮借使國城妻子之施何以逮此哉
傳者以爲公畏譏評故欲中輒詎可特繆

釋老志曰有魏孝文者聖天子也五歲受
禪十歲服冕太和十八年遷都于洛二十
年改姓元氏文章百篇冠絕今古初登詔
誥假手有司太和以後並自運筆前後諸
帝不能及之凡下七詔大興三寶帝建廟

野鹿苑二浮圖岩房禪室無不嚴麗

辛改泰豫四月上殂太子昱立十歲

登後廢帝昱改元徽

字德融

明帝長子溫肅

之在位四年

五歲為司馬王夫弑

不道廢為荅裕王

壽十

丙辰魏改承明

曉光

丁巳順帝準改昇明

字仰深

字晉宇督視明帝第三

主

事戊午三月以太傅為相國

禪位于道成在位二年

又加九錫遂

魏改太和

右宋八主六十年

而禪

吳齊

雷氏曰

高武十齊及和齊朝七主二十四年

居遠床坐辭以老病不能出迎高祖特請
床下見之左右以房間狹不容輿蓋遂駐
蹕遣使勞問卧起而去遠居山凡五十餘
年初猶有食不繼潤飲二十餘年天下
仰其高行及終武帝致書沙門法獻曰承

太祖高皇帝道成

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開

孫祖整過江居晋陵遂烏鵲殺人空考成
之仕宋爲漢中太守生帝龍顏清瘦赤

宋立功荅裕王屢欲害之遂生清瘦而代
年順帝之禪位也泣而彈指光殿在位四

曰願後身世勿生天王家

改建元

在位四年

遠上無常弟子夜中已知遠上此去甚得好處諸佳非一不復增悲也一二遲見法師方可叙瑞夢耳今爲作功德所須可具疏來

武帝頤改永明

宇宣遠高帝長子性倫約好清儲庫至八億萬金銀

布帛不可稱計壽五十四歲延昌殿在位十一年

黑勒沙門法獻玄暢爲天下僧主他日會于帝前對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稱貧道武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儉曰漢魏佛法未盛傳記無載者獨宋魏始盛而

沙門多稱貧道而預坐晉庾冰桓玄皆欲屈之然竟不可行今亦稱貧道帝曰獻暢二師道行如此猶稱名朕以稱名乃得宜可著令以爲定式初獻公慕法猛西遊自巴蜀出河南經芮芮國到于闐欲度葱嶺

庚九

壬

會棧道絕不得往獲佛牙一枝舍利十有五粒并經論梵夾而還暢公精究經律博貫子史百氏之言初華嚴未有疏暢首爲之學者得以祖述焉風詣高簡弘道輔世有功國家莫年特聽肩輿入殿時稱黑衣

二傑焉

明教嵩禪師論曰近古高僧見天子不名
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山僧遠鑒輿及門
而床坐不迎虎溪東遠天子臨潯陽而詔
不出山當時待其人尊其德是故聖人之

而不湏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
涕下也

魏始服袞冕乘御輦

魏祀貞丘方澤作孔子祠

永明七年帝怒大士寶誌感衆收逮建康

道振其徒尚德儒曰貴德何如以其近於
道也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
得預下士之禮其出其處不若庸人之自
得况如惠遠之見天子乎僧遠之自若乎
望吾道之興吾人之備其可得乎存其教

獄是日國人咸見大士游行市井既而檢
校仍在獄中其夕語吏曰門外有兩輿食
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文惠太子竟陵王
送供至建康令呂文顯以聞帝悔謝迎至
禁中俄有旨屏除後宮爲家人宴誌例與

衆暫出已而猶見行道于顯陽殿比丘七
輩從其後帝驚遣吏至問吏白誌久出在
省中及視之身如塗墨馬帝益神敬之後
在華林園忽重著三頂布帽亦不知自何
而得之未幾而帝崩文惠太子豫章王相

繼而殂果如其讖靈味寺沙門寶亮者欲
以衲被遺之未及有言誌忽來牽被而去
王仲熊問仕何所至不答直解杖頭左索
與之仲熊初不曉後果至尚書左丞馬建
武末平旦出門忽褰裳走過曰門上血腥

及明帝遇害果以犢卓載尸自此門出舍
間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被門限初隣
林多害宗室高士江必憂南康王問誌誌
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餘徐陵兒時父
辨之謁誌誌拊日天上石麒麟也陵後果

顯于世

沙門曇超者居錢塘靈苑山一夕有異人
至曰此邦蒙師留蒼生之福然富陽民無
故鑿山巖斷壞群龍之室龍忿不致雨今
二百日矣欲法師一往誨龍爲蒼生請福

豈有意乎超曰此檀越事吾何能爲哉神
曰弟子力能吐雲不能致雨超諾之至赤
庭山爲龍說法俄大雨因止臨溪縣令聞
超在辨舟迎之超即日遁還靈苑

業逸士顧歡隱居不仕尚黃老南史云歡以

辨

高

佛道二家教異學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
論其略曰辨是與非宜據聖典道經云老
子入閑之天竺維衛國王夫人曰淨妙老
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後年四月
八日剖右腋而生墮地即行七步於是佛

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曰釋迦成佛
有塵沙之數或爲國師道士儒林之宗出
瑞應本起試論之曰五帝三皇未聞有佛
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
右孔老非聖誰或當之然二經所說若合
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迹
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耀靈以示遠道濟
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
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
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

群戎之服全形守禮繼善之風毀貞易形
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無盡世界
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
亮
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
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

主
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
法可換者是車可涉川而舟可行陸乎屢
見刻有沙門守株道士互爭小大交相彈
射或城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一牽異
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爭之由淆亂之

本也尋夫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
端終乎無末泥洹懶化各是一術佛號正
真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真會無生在名則
返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無死之化切
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強佛教

文而博道教質而精非僉人可信博非
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
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
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導
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方方圓有體器既

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與善之術與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迹光大宜以化物道迹密微宜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茲歎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司徒袁粲託爲沙門通公駁之略曰

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子固非入閑方昭斯瑞又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繞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及茲方襄童謁帝膝行而前趙王見周三環而

上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貞必變變本後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教俗爲本或同觀其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叢軒既殊其歸亦異又仙

亮

矣

化以變形爲尚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爲繒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而湛然常住泥洹之道無死之地陶神若此何謂其同時何常侍鎮之覩顧歎和同二教大不平之以書抵歎劇言道教不

足以擬釋氏歎若其書固自封執鎮之重
與之書猥辱迄釋究詳淵况既和光道佛
而涇渭釋李觸頰長之爰至摹奔然敷佛
弥過精旨愈昧所謂駛走滅迹跳動息影
焉可免乎輒復略諸近要以標大歸夫太

極剖判兩儀妄立五陰合與形識謬彰識
以流染因結形以愛滯緣生三皇之前民
多顛愚專愚則巢居穴處飲血茹毛君臣
父子自相胡越猶如禽獸又比童蒙道教
所不入仁義所未移及其沉欲渝波觸涯

思濟思濟則祈善祈善則聖應夫聖者何
耶感物而遂通者也夫通不自通感不自
感常在此通每自彼自彼而言懸鏡高堂
自此而言萬像斯歸故知天竺者居娑婆
之正域處淳善之嘉會故能感通於至聖

卷九

七

中土於大千聖應既彼聲彼則此覩日月
之明何儻离朱之察聞雷霆之音奚事子
野之聽故卑高殊物不嫌同道左右兩儀
無害天均無害天均則雲行法教不嫌同
道則兩施夷夏夫道者一也形者二也道

者真也形者俗也真既猶一俗亦猶二盡
二得一宜一其法滅俗歸真必其違俗是
以如來制軌玄劫同風假令孔老是佛則
爲韜光潛導匡救褊心立仁樹義將近順
情是以全形守祀恩接六親攝生養性自

我外物乃爲盡善不爲盡美蓋是有涯之
制未鞭其後也何得擬道菩提比聖牟尼
哉且佛教敷明要而能博要而能博則精
疎兩級精疎兩級則剝柔一致是以清津
幽暢誠視易准夫以視焉貞者易以手焉

貞者難將不捨其所難從其所易耶道家
經籍簡陋多生穿鑿至如靈寶妙真採掇
法華制用尤拙如上清黃庭所尚服食咀
石食霞非徒法不可効道亦難同其中可
長唯在五千之文全無爲用全無爲用未
能違有違有爲懷靈芝何養佛家三乘所
引九流均接九流均接則動靜斯得禪通
之理是三中之一耳非其極也禪經微妙
境相精深以此締真尚未能至今云道在
無爲得一而已無爲得一是則棄契千載

棄契千載不俟高唱夫明宗引會道達風
流者若當廢學精思不亦急哉豈道教之
筌耶敬尋所辨非徒不解佛亦不解道也
反亂一首聊酌啓齒

亂曰運往兮韜韜明玄聖兮幽幽騎長夜

庚

天

兮悠悠衆星兮晰晰太暉灼兮昇曜列宿
奄兮消蔽夫輪桷兮殊材歸敷繩兮一制
苟專迷兮不悟增上驚兮遠逝下和慟兮
荆側豈偏尤兮楚厲良篠蔑兮詖若焉相
責兮智患時復有朱常侍昭之因何鎮之

書乃作難夷夏論而朱廣之作諮夷夏論
並章分句解以破顧歡之蔽於淺也汝南
周顥高僧惠通並著駁夷夏論歡之作遂
不勝其謬矣復有法師紹正者著二教論
其略曰佛明其宗道全其生守生者蔽明
老莊立言之旨

宗者通今道名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平
齊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並酷好佛竟
陵著淨住子四部二十卷闡揚佛教有吳
興道士孟景翼者頗有時譽太子召入玄

圍衆僧大會之良使景翼禮佛景翼弗禮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論略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老子抱一以爲天下式一之爲妙空玄絕於有境神化贍於無窮爲萬物而無爲處一數而無數莫之名而

曉九

元九

正即無邪邪觀既遣憲善日新三四五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於常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偏脩偏脩成聖雖十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思議哉

強號爲一在佛爲實相在道爲玄牝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隨緣湏道歸一歸一即回向句

司徒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遠難亮越人以爲鳬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汝南周顥顥難之曰虛無法性其寐

雖同位殊之方其旨則別論所謂逗極無二爲逗極於虛無爲無二於法性耶足下所宗本一物而爲鴻乙耳駢馳佛道無免二未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已上出南史

吾佛者未嘗諦之而不書書之亦未嘗以人事議佛也及顧歡傳則假乎當時群公評議二教而罪歡曰歡雖同一法而意黨道教嗚呼可謂良史矣陋哉歡翼之論猶昔人寶燕石者渠信有真玉哉

論曰自漢西域傳范曄論釋氏大槩陳壽三國志則置而勿言唐太宗晉書則班班紀著沙門神異之迹未始輒有一言訾佛況佛化自晉抵南北朝始大振於天下賢哉魏收李延壽之作當世帝王公卿從事

革元魏太和十六年下詔每四月八日七月十五日聽大州一百人爲僧尼中州五十人下州二十人著之制令以爲常准○祀孔子於中書省

及齋林王照業改隆昌文惠長子武帝之孫初上陽尼齋林之近

立其太子之子即文改延興名以無度廢先君備積數月而盡西昌侯寧以太后令廢之而自立

明帝繼寫改建武

字景祐太祖兄安貞王道好占吉凶利害壽四十五歲正福殿在位五年○立太子寶卷

栗魏改國姓元

廢改永泰

即東昏侯寶卷改永元

字正嚴明帝次子自齊伏後宮一年之中府庫匱乏民間倍價金與潘妃作金步蓮花和帝刺於荊州十九而終在位二年

庚辰元魏宣武恪改景明

孝文第五子即位深平佛法壽一十三葬

景平陵在位十六年

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及虛品經六十四篇

出林珠

和帝寶融改中興

字智昭明帝第六子蕭月禪位于梁武帝為曰江陵廟年三陵王年十五崩在位一年

至

齊高帝蕭道成自戊午昇明二年四月受宋禪相襲七王二十四年傳譯華戎道俗二十人所出經律論傳錄等四十七部凡三百五十卷

外國有所謂天竺沙門僧伽跋陀羅者師

資相傳云佛涅槃後優波離結集律藏訖即於其年七月十五日受自恣竟以香花供養律藏便下一點置律藏前年年如是優波離涅槃時付弟子陀鴻俱陀鴻俱付弟子湏俱湏俱付弟子悉伽婆悉伽婆付

弟子目捷連子帝湏帝湏付弟子旃陀跋闍如是師師相付至今三藏法師法師將律藏至廣州臨上舶還本國時以律藏付弟子僧伽跋陀羅羅以永明六年共沙門曾猗於廣州竹林寺譯出善見毗婆沙一

部十八卷即共安居以七年庚午歲七月受自恣竟如前師法以香花供養律藏即下一點當其年凡得九百七十五點點是一年也至梁大同元年有隱士趙伯休於廬山遇苦行律師弘度得此點記年月

怕休因問度曰自永明七年後云何不復見點度云自彼已前皆得道聖賢手自下點度乃凡夫止可奉持頂戴而已故不復點也伯休因舊點推至大同元年凡一千二十年今以此究叅諸家傳記佛世尊誕

生入滅之年並不相類大抵西域山川之廣國土之多佛化之盛各承一宗此亦一家之說不可廢故附著于此

右蕭齊七主二十四年

而革子
萬

年○下月寶

禪位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九